

東亞文選

第 卅 冊

北平東亞書局印行

唐	綏	太	保
山	家	原	定
遠	莊	津	
慎	明	覺	群
餘	文	林	謙
書	堂	書	玉
局	書	報	山
西	寧	吉	哈
安	寧	林	爾
大	四	裕	同
公	東	興	大
報	書	書	東
分	書	莊	書
館	局		局
道	翼	易	彰
化	縣	縣	德
同	博	萬	文
	文	文	文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

共一頁

孔子家語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所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對曰：「以其不息；且徧與諸生而不爲也。夫水有似乎德；其流也，則卑下倨句，必循其理，此似義；浩浩乎無屈盡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之嶮而不懼，此似勇；至量必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概，此似正；綽約微達，此似察；發源必東，此似志；以出以入，萬物就以化絜，此似善化也。水之德，有若此，是故君子見必觀焉。」

【選自三恕第九】

活葉文選目錄第十三冊

篇名	作者	篇名	作者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	劉師培	論佛骨表	韓愈
觀敬器	吳敬恒	祭蔡松坡文	梁啟超
南北曲與胡樂	李元度	經史百家雜鈔序	曾國藩
上下古今談序	周作人	爲司徒公與寧南侯書	侯方域
書王介甫讀孟嘗君傳後	梁啟超	爲徐敬業討武后檄	駱賓王
古書可讀否的問題	周作人	生活之藝術	周作人
舉國皆我敵	李紱	國朝三文文鈔小傳	宋肇
無怒軒記	朱仕琤	溫庭筠詩詞選	溫庭筠
谿音序	漢文帝	九歌	屈原
除肉刑詔	蘇軾	柳永詞選	柳永
祭歐陽文忠公文	歐陽修	漢魏文體之變	劉師培
真州東園記	顧炎武	六反	韓非子
文章繁簡	周作人	史記自序	司馬遷
美文	周作人	餓民謠 苦旱行	王瓚
木蘭詩續篇	韋元甫	魏二祖樂府選	陶淵明
託爾斯泰的事情	周作人	歸田園居五首	陶淵明

活葉文選目錄

二

篇名	作者	篇名	作者
楚狂接輿等章		蘇玄瑛新傳	柳亞子
察今		詩廬說贈胡梓方	嚴復
性善		通鑑赤壁之戰	司馬光
性惡	荀况	苦雨	周作人
三子言性辯	杜牧	秋夜	魯迅
說難篇	韓非子	上下身	周作人
非十二字	荀子	贈程魚門序	姚鼐
苛政猛於虎		閑情記趣	沈復
核舟	魏學洢	遊江上諸山記	汪綰
畫記	韓愈	陽曲傅先生事略	全祖望
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序	司馬遷	父親在亞美利加	魯迅譯
核工記	宋起鳳	卜來敦記	黎庶昌
守望社題詞	陳宏緒	過秦論上	賈誼
談多元宇宙	朱光潛	過秦論中	賈誼
讀者可自負之處	夏丏尊	過秦論下	賈誼
弔黃祖丈	汪中	送窮文	韓愈
文藝鑑賞的程度	夏丏尊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司馬遷
與後岑論文派書	吳敏樹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

共一頁

孔子家語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所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對曰：「以其不息；且徧與諸生而不爲也。夫水有似乎德；其流也，則卑下倨句，必循其理，此似義；浩浩乎無屈盡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之嶮而不懼，此似勇；至量必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概，此似正；綽約微達，此似察；發源必東，此似志；以出以入，萬物就以化絜，此似善化也。水之德，有若此，是故君子見必觀焉。」

【選自三恕第九】

聲聲慢

李易安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切切。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着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觀 欬 器

共一頁

孔子家語

孔子觀於魯桓公廟，有欬器焉。

夫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

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欬，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

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

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選自三恕第九〕

清平樂

黃庭堅

春歸何處？寂寞無行路。若有人知春去處，喚取歸來同往。

春無蹤跡，誰知？除非問取黃鸝。百轉無人能解，因風吹過薔薇。

南北曲與胡樂

共一頁

劉師培

詩與樂分，然後詩中有樂府。樂府將淪，乃生詞曲。曲分南北，自昔然矣。然南劇之調，多本於詞；而北劇之調，鮮本於詞；其故何哉？昔唐人祖孝孫有言：『梁陳舊樂。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涉胡戎之技。』樂分南北，分析昭然。而所謂雜音胡戎者，皆北方之樂也。自是以後，胡角之音，漸輸中國。而隋楊之世，復有涼州伊州甘州渭州四曲，由西域輸華。而夷之樂，析爲九部，播爲聲歌。夷樂之興，自此始矣。隋唐以降，北方之樂，胡漢雜淆；惟南方之地，古樂稍存。唐宋之詞，雖失古音，然源出樂府，鮮雜夷樂之音。宋元以降，南劇起于南方；南方爲古樂僅存之地，以調之出于古樂府也，故其調亦多出於詞。北劇起於北方；北方爲胡樂盛行之地，故音雜胡樂，而其調鮮出於詞。雖然，南劇之音，雖傷輕綺，糅雜吳音；然視北劇之吐音粗厲，聲雜華夷者，豈不彼善于此乎？自

夷禮輸華以後，中國士民，非唯不能保存古禮也，豈不知保存古樂。笛曰羌笛，笳曰胡笳，鼓曰羯鼓；而琵琶箏篳錦雞鼓虎撥思，咸爲虜樂，夷聲競作，雅樂式微。聲音感人，如響斯應。用夷變夏，此爲濫觴。則音樂改良，烏可緩哉！

上下古今談序

共二頁

吳敬恒

憶戊戌變法之際，朝旨欲卽寺觀爲學校，當時之輿論不相入。曾見一賣菜男子，攘臂怒目，抗論於市人曰：『寺觀爲從來所有，烏可議廢者！』嗚呼，從古所有，豈獨寺觀；攘臂怒目，爲從古所有爭者，豈獨賣菜男子。故篤舊而誠一者，非必有所緣，坐解從古所有誤耳。不則賣菜男子，於寺觀爲風馬牛，攘其臂，怒其目，胡爲其不憚煩？

其實大字之內，時時相似而不同，必無從古所有之物。古之爲義對今而立。彈指之頃，以正彈指時爲今，則未彈指時可古。惟其如此，故吾人論古之心量，爲廣爲狹，可以遠不相倫。假能賣菜男子，亦如老學究能稍通史事；縱彼別有所蔽，並可爲寺觀左袒，然必不肯言從古所有。極從古所有之弊害，莫可得而盡言。我生五十載，正所謂一彈指之頃；顧在前二十年，吾耳吾目，驚恒咨訝以爲

創有者，竊窺今日青年之態度，淡然漠然，早視爲從古所有，習焉相忘。有不然者，止少數沃聞父兄之提命，及多讀斷爛國聞記載者耳。夫曰從古所有若寺觀類者，輕重尙少；設或推諸庶事，以強者憑陵之橫利，許爲從古所有，或以弱者奴隸之義務，亦安爲從古所有，則優劣之天演，忽然而行乎其間。由徵之著，爲存爲亡，禍福大矣！

雖然，二十年之短時，或有或非有，年尙不能無所提命，無所記載，則求賣菜男子，能得老學究之智識，一部十七史雖繁，不能不從頭說起，因是去歲銷夏，即思以無足重輕之文章，成一中國六千年史談之小說。旣而乃悟老學究誠較通達，必可不言寸觀爲從古所有，然彼仍不能與知於寺觀與學校之得失，適與賣菜男子表裏相左袒者；其蔽即蔽於以六千年所有亦稱從古所有而已。

故欲與今之青年上下於古今，將進之以六千年之近古者，必且先進之以六千年以前之遠古。天人之際，鑿而可溝者，無論爲宇宙，爲星辰，爲日月，皆一一窮其構造，著其系統，是即所以說明六千年之由來，先使知六合內外，事事物物，

無所謂從古所有。此無量數世界變相四卷，所由先史談而脫稿。

且萬物交於吾前，又有所謂向來如此之一說。此即吾人噓濡於大氣，俯仰於雲物，莫不以爲兩間之現象，無非向來如此。向來如此者，其義猶夫從古所有，而不知風雲，雷雨等等，亦即無量數變相中之一境。故從其類而演述之，並以明其何以如此，亦不欲使人習於向來如此之故見，適以堅其從古所有之信仰而已。

四卷既就，且取與吾黨青年上下於古今之義，名之曰上下古今談。以此四卷之演述無量數世界變相者爲前編，他日六千年中國史談續演畢，即以爲後編，

節舊唐書音樂志

……宋梁之間，南朝文物，號爲最盛。人謠國俗，亦世有新聲。後魏孝文宣武，用師淮漢，收其所獲南音，謂之清商樂。隋平陳，因置清商署，總謂之清樂。遭梁陳亡亂，所存宗鮮。隋室已來，日益淪缺。武太后時，猶有六十三典；今其辭存者，惟有白雪公莫舞巴渝明君鳳將鸞明之君鐸舞白鳩白狩子夜吳四時歌前湊阿子及歡聞團扇悞濃長吏督護讀曲烏夜啼石城莫愁襄陽棲鳥夜飛估客楊伴雅歌驍壺常林歡三州採桑春江花月夜玉樹後庭花堂堂汎汎舟等三十二曲。明之君雅歌各二首，四時歌四首，合三十七首，又七曲有聲無詞，上林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嘯通前爲四十四曲焉。永嘉之後，咸洛爲墟，……曲章始盡，江左掇其笑散。尙有治世之音。而元魏宇文代雄朔漠。地不傳於清樂，人各習其舊風。雖得兩京工胥，亦置四廂金奏。……

書王介甫讀孟嘗君傳後

共一頁

李元度

王介甫曰：『孟嘗君烏足言得士？……鷄鳴狗盜出其門，士之所以不至也』。雖然，抑何其明於責人而闇於責己耶？

介甫得君專，位至宰相，過孟嘗遠甚。然其所得者何士乎？呂惠卿，章惇，曾布之徒，其腹心也。李定，鄧綰之徒，其爪牙也。惠卿尤用事；其後介甫失勢，惠卿首叛之。彼鷄鳴狗盜，毋亦恥與爲徒耶？

善乎蘇子瞻之言曰：『吾生平多難，嘗以身試之，凡免我於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險者，皆異時可喜人也。』惠卿叛介甫，即於其迎合介甫者知之。小人不足道，吾獨悲介甫日在惠卿術中而不悟，而徒以訾古人爲也，惜哉！

介甫有高志自命之志，遇大有爲之君，而擇術不慎，爲惠卿等所賣，卒亂宋之天下。彼其所得士，曾鷄鳴狗盜之不若，而又安問孟嘗君哉！

與三姪書

顧炎武

新正已移至華下，祠堂書院之事，雖皆秦人爲之；然吾亦須自買葆中書室一所，水田四五十畝，爲養殖之計。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與他省不同。黃精松花，山中所產；沙苑蒺藜，止隔一水。終日服餌，便可不肉不茗。然華陰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爲建瓴之便。今年三月，乘道途之無虞，及筋力之未倦；出嵎函，觀伊雒，歷嵩少，亦有一二好學之士，聞風願交；但中土饑荒，不能久留，遂旋車而西矣。彼中經營方始，固不能久留於外也。